

父亲的河

■顾丁丁 张东丹

队总码头隔几天会开船送来一些蔬菜、牛羊肉。这些补给到了，大家就可以在石头房外的地灶上做一些简单的炖菜。

这些年，父亲这只“候鸟”，驻扎的“家”越搬越远，从广袤草原到原始森林，距离刘婧璇从400公里到现在700多公里。岁月的痕迹悄然爬上父亲黝黑的脸颊。他常笑着说，那是界河的航道。

2011年，恩和哈达河口组建新艇组，父亲驾艇进驻。在他的描述中，那里是一个鱼翔浅底、杜鹃花开红遍山野、朝有晨雾晚见彩霞的“世外桃源”。如此美景，刘婧璇和母亲在盛夏七月，怀着满满的期待，踏上了前往“桃源”的路。娘俩乘坐了13个小时的火车，直到傍晚才在满归小镇歇下脚。母亲问刘婧璇：“累不累？”刘婧璇摇摇头，“不累。”可话刚说完没多久，她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路途依旧遥远，坐大巴倒小客车，又翻了很长一段山路才来到刘长旺的执勤点。

出操、做饭、备航……父亲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刘婧璇和母亲的到来变得不一样。一大早，带上备好的干粮当午饭，解

还热情地教他们编的顺口溜：“一顶帐篷一口灶，两条小船七人倒；深山密林生态好，蚊子瞎蚊和小咬；阡陌交通闻犬吠，一天轮流三班倒……”

离别那天，刘长旺把娘俩送上客车。刘婧璇问父亲：“你爱这个地方吗？”父亲回答：“没想过。”“想过离开吗？”“没想过。”当车缓缓开动时，她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泪水浸湿了父亲的军装。父亲紧紧地抱着刘婧璇，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，轻轻说了声“走吧”。大巴行驶，刘婧璇摇下车窗，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到视线尽头。那一刻，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双眼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刘婧璇觉得自己第一次触碰到了父亲的内心。

三

在刘婧璇卧室的柜子里，整齐地摆放着父亲的奖牌奖杯、证书奖状和纸质的事迹报道：当兵26年，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4次，获得过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、二等奖，“全国边防工



2013年1月，陆军边防某旅巡逻艇大队三级军士长刘长旺来到北京，参加全军和武警部队“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”颁奖仪式。女儿刘婧璇也跟随刘长旺来到北京，父女俩第一次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。刘长旺提供

缆绳、撤踏板，马达一声轰鸣，父亲和战友们的巡航工作就开始了。下午返航后，他们就开始检查设备、保养船艇。到了晚上，他们还要轮流站岗、看护船只。

刘婧璇想坐父亲的船，同父亲一起去巡航。刘长旺拗不过，便带上了她。马达轰鸣，桨叶翻浪，船艇在蜿蜒的河道中穿梭，船舱外绿水青山、波光粼粼、鸟语鱼跃，船尾的五星红旗在如画的风云中飘扬。

忽然，船速慢了下来。“艇长，‘鬼门关’到了。”船员跑向父亲报告。

“我来。”父亲一把接过舵盘，还没等刘婧璇问出那句“什么是鬼门关”，眼前的景象就已经告诉了她的答案。这是一条暗礁密布、水流湍急的航道，船艇很可能冲上他国岛屿……只见父亲稳稳操控舵盘，加速、减速、左舵、右舵……船艇在暗礁浅滩中灵活穿行，顺利闯过险关。

那个七月，刘婧璇见到了父亲口中的“桃源”真实的样子。那是一个山连着山，岭连着岭，照明靠发电，用手机要找信号号的“世外桃源”。父亲的战友们

作先进个人”“全军和武警部队‘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’”。

2013年1月，父亲作为“全军和武警部队‘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’”，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。刘婧璇和母亲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，一家三口第一次到天安门看升旗，还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念。

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，刘婧璇转头，看到父亲黝黑的面庞上有泪滴划过。每次巡逻前，父亲都会仔细检查在巡逻艇上插着的五星红旗是否牢固。而当父亲在天安门广场见到这面他无比熟悉的旗帜时，作为一名老兵，他还是落泪了。

“想过离开吗？”那一刻，刘婧璇想起她曾经问过父亲的那个问题，答案渐渐清晰。

父亲和更多的边防军人一样，他们的坚守无需用言语表达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默默把根扎在边防，站成界碑的模样。

2017年中考前，为了考上心仪的高中，她不断给自己加压。此前，从上学开始，刘婧璇的成绩始终是前三名，连

年被呼伦贝尔市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父亲心疼刘婧璇，在电话里安慰她：“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按照政策，爸爸还能为你加30分呢。”可倔强的刘婧璇却告诉父亲：“我不会用你那30分。”中考成绩公布，她位列榜首，以呼伦贝尔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。

去年寒假，刘婧璇和母亲再次来到父亲的部队。得知她们要来，父亲和战友们早早便在营区门口等待。人群中，身着笔挺军装、手捧鲜红玫瑰的父亲格外抢眼。刘婧璇扑到父亲怀里，母亲则惊喜地接过玫瑰花。那天，冬日的阳光洒在一家三口的背上，刘婧璇心里也暖洋洋的，她又想起了儿时父亲哼着歌，和母亲摇晃着被子里的她的场景……

晚饭后，刘婧璇主动提出要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献上一首歌。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，我用生命捍卫守候，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，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，不能丢！”听到这首歌，这群铁血汉子的眼眶湿润了。

父亲的一位战友告诉刘婧璇，他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，成绩和她一样优秀。

在边疆与你相聚

■于童 杨希圆

自从曲成林的爱人小萍来到新疆工作后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从3000多公里缩短到100多公里，两人也有了更多的相聚时间。

曲成林和小萍从小就认识，高中毕业后，曲成林考入军校，小萍留在老家读大学。两人的生活就此变成两条平行线。一次，曲成林探亲途中，十分巧合地和曲成林上了同一班列车，并在相邻两个座位上。一路上，虽然两人多年未见，却非常聊得来。距离感很快消散，留下一路欢笑和心头的悸动。

或许是军人的职业使然，曲成林习惯了什么事都要速战速决。到家后不久，曲成林就提着一大堆礼物敲开了小萍家的门。意思很明显，曲成林要追求小萍了！小萍心里纳闷，这谈恋爱找对象，既不是打靶，也不是百米冲刺，哪能这么快。与曲成林简单聊了几句后，小萍就自顾自地忙去了，把曲成林直挺挺地晾在一边。

曲成林想，追女孩子这种事，有时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。见小萍走开了，一向手脚腿快的他并没傻站着。

“阿姨，我来我来。”曲成林主动帮小萍的母亲干起了家务活，“像是这种小活儿，交给我行了。”看到这些，小萍母亲心里乐了。没想到，从小看着长大的“熊孩子”，到了部队后，改变这么大。

整个休假期间，曲成林没事就往小萍家跑，搞卫生、搬重物、做农活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

休假的日子短暂而美好，没多久，曲成林就要归队了。那天，小萍母亲将小萍拉到一边，认真地说：“小曲这么好的小伙子，我和你爸看着他长大的，别再拖了，赶紧谈恋爱结婚吧！”

“您怎么比我还着急！”小萍嘴里嘟囔着。紧接着，她瞥见了桌子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盒子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几张自己的照片，还有小时候曲成林和她嬉闹的照片，旁边还放了一朵玫瑰花。

“想不到他当兵这些年，变得浪漫了不少。”小萍心里偷偷乐了。

这时，曲成林传来微信，“小萍同志，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可以得到升华吗？”小萍红着脸，嘴角上扬，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回复，“同意升华，望曲成林同志一心一意。”

就这样，二人相恋了。热恋中的曲成林很用心，戈壁滩上捡来的五彩石头，子弹壳打磨的戒指……一个个DIY的礼物，从遥远的边疆飞向小萍身边。3000多公里距离反而让两人的心越来越靠近。

婚后，对于曲成林和小萍来说，离别是常态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小萍一个人在张罗。为了自己的小家付出，小萍觉得无比幸福，可生活中的困难也让她饱尝辛酸。有一次，家里的桶装水喝完了，送水师傅把水卸到楼下，撒下一句“让你家男人下来取吧”，便扬长而去。小萍独自在楼下站着，抬头望了望五楼的家，又看了看桶装水，“搬吧，谁让咱是军嫂呢！”一边说着，她一边挽起了袖子。等桶装水搬到家时，她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，大口喘着气。

2018年，全军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职人员，小萍心里有了计划。“明年我想考军队文职。”小萍在电话中对曲成林说，“我发现，我跟你在一起以后，部队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。边疆虽然艰苦，可是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啊。”小萍眼里闪着光。

2019年初，小萍辞去原来的工作，开始准备军队文职考试。重新拿起书本难度很大，小萍几乎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。“我觉得我熬不动了，怎么办？”隔着屏幕，小萍趴在桌子上有气无力地说着。“慢慢来，这么多年没复习，哪有一口就吃成胖子的道理。”曲成林温柔地鼓励道。看着小萍疲惫的样子，曲成林十分心疼，但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着她，鼓励她。
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小萍在视频中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眼里全是对于未来的期待，“曲成林同志，以后咱俩就是战友了，今后请多多指教……”

视频这头的曲成林，心中也是说不出的开心。

这些年，相隔3000多公里的思念，让两人在祖国的边陲终于相聚。共同坚守的默契，互相扶持的余影，是他们幸福的模样，也是崭新的开始。

阳春三月，营区池塘边的柳树又绿意盎然了，轻盈的柳枝随风飘舞，婀娜欢快。黄昏后，我与妻子在池塘边的小道上漫步，不约而同地聊起了10余年前在江苏镇江一个叫“石头岗”的营盘里，那个同样绿柳絮绕的小屋，和那些柳絮飘飞、幸福悠长的记忆……

2009年3月，新婚后，我带着妻子返回了部队，并将她安置在了部队专门接待临时来队家属的招待所。那时，一部名为《浪漫满屋》的电视剧正热播，妻子看过之后，在火车上曾有感而发：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自己的‘小屋’？”

那时，部队的招待所是一排坐落在山脚下的平房。平房附近有块池塘。池塘边上，满是枝条飞舞的柳树。从招待所里向外望去，飘飞的柳絮，岸边茂盛的绿草，和草间夹杂着的黄色野花，满眼尽是春色，令人陶醉。没几天，妻子便喜欢上了我们住的那间小屋，并给它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——“幸福小屋”。

我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，一个老家在安徽，一个老家在东北。尽管饮食习惯偶有不同，但我们尽量去体谅和迁就对方。虽然结婚前都很少下厨，但此时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开火做饭。既然是家，就该天天有炊烟；既然成家，就该亲近柴米油盐。为此，我专门从部队图书馆借来一本菜谱。那段日子，妻子每天在小屋里，等着我下班回来。我们一起将菜洗净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讨论做菜步骤。最后，妻子掌勺，我负责“添油加醋”，颇有“琴瑟和谐”的意韵。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，几个既有东北风味又有皖南特色的小菜，就呈现在饭桌上。

在部队，每逢家属来队，都会邀请战友小聚。为了让大家在聚会上吃饱、吃好，两位老班长说，三月的柳芽最鲜嫩，做馅包饺子很香。于是，我们几个人一合计，决定包柳芽饺子。

为了不损伤柳树，破坏营区的风景，我们几个大男人特意不伤害枝叶，轻轻摘下嫩嫩的柳芽。食材准备好后，妻子利落地挽起袖子，和面、揉面、擀皮、剁馅、包饺子，动作娴熟得连我都吃惊。包完饺子后，妻子又麻利地做了炒土豆丝、炒青菜、小鸡炖蘑菇等东北菜。

晚上6点左右，战友们如约而至。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小桌子边上，吃着不算丰盛却很可口的饭菜。大家赞不绝口，一个劲夸妻子能干，夸我有福气。战友们走后，我沉浸在幸福中，夸赞妻子：“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，今天你的厨艺可得满分。”

妻子腼腆地说：“结婚前，我特意跟我妈学了一个月，学会了一些家常菜的做法。真整天天给你做饭，可再两天我就要走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妻子的眼角闪着泪花。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下次咱们还住这个‘幸福小屋’！”我安慰她。

后来，随着我的调动，我们不再有住过老单位的招待所。但关于“幸福小屋”的往事，有关柳芽的芬芳，我们至今记忆犹新。